

艺术·视野

我们的“春风上巳天”

石小梅

11月9日至11日,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联主办,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与石小梅昆曲工作室承办的“江苏省文艺名家晋京展演”活动在北京大学百年周年纪念讲堂成功献演。算起来,这是我们工作室“春风上巳天”系列演出第六次绽放于这个舞台。

自2004年退休后,我一度感觉自己从此将离开舞台。因此演完在职期间的最后一出大戏:上下本《牡丹亭》后,我便将这出戏托给了学生钱振荣。此后,虽然也陆陆续续接到一些演出邀请,但我不过是零碎的娱乐;虽然也坚持做昆曲折子戏的传承与教学工作,却并无系统的计划。直至2007年我在北京演出传承版《1699·桃花扇》时,机缘巧合,结识了小友李彬。她邀请我去如是山房古琴馆做了10次昆曲讲座,随后,在她的“怂恿”、策划和支持下,2011年7月,“石小梅昆曲工作室”成立了。次月便出版发行了四辑一套的《石小梅从艺五十周年唱段精选》CD专辑。

一直以来,我都深深记得我的3位老师说过的3句话。第一句,是沈传芷先生在我学戏的漫长岁月里时时强调的:“唱曲要有心板。”所谓“心板”,便是要心中有数、从容不迫,台上一招一式、唱念做表,都要规范、有规矩。第二句话,得之俞振飞先生的传授:台上最难的是“得休”二字。不畏缩、不张扬、不造作、不卖弄,真诚地面对自己、面对观众、面对艺术。第三句话:演员要为自己建立一个“仓库”,是周传瑛先生所说。他建议要多学折子戏,不管暂时用得着还是用不着、能演或是不能演,都先学好、备好,就像烧菜要预备好油、盐、酱、醋,需要时就能自如地取用。随着我阅历渐增、年岁渐长,反复回想老师们这些话,越觉言简意赅、意味深长。我想,除了传承以外,我还有很多可以做也应该做的事,比如折子戏的整理、发掘与创造。

人们谈到昆曲折子戏,常说明清极盛时有800多折,迄今仍活跃于舞台的,则只有100多折。一方面,我们为其流失感到遗憾;另一方面,也实在有责任感做些打捞、恢复、补充、创造的工作。这些年,石小梅昆曲工作室与江苏省昆合作创作的《桃花扇》折子戏系列、《红楼梦》折子戏系列、《铁



新编昆曲折子戏《二胥记·哭秦》 石小梅饰申包胥

冠图·观图》等10余折戏,便是我们此方向做出的努力与实践。

以我今次演出的《二胥记·哭秦》为例。起初它是罗周原创话剧《春秋烈》里的一场,我请作者将之改为昆曲并在小生戏里首度使用了【九转货郎儿】套曲。在将文本搬上舞台的过程中,我们不采用常见之“导演制”,而是回归昆曲较传统的“说戏”“捏戏”的方法。避免将戏曲创作简单分割成编剧、导演、灯光、舞美等一道道可拼装的“工序”,而更将之视为一个整体。木有本、水有源,因为拥有传统折子戏的“大仓库”,因为深知昆曲表演艺术之规范、程式,我们便可用前辈先生们传下来的章法、手段“捏出”新的折子戏,既保留传统又加入新创造。譬如此情、此景、此地之申包胥,其塑造需要兼具大官生之分量、小官生之力度、巾生之飘逸,从表演上说,这既跨越了家门又返归于家门。再如官门之处理、两内侍之设计,甚至申包胥手中藜杖之运用,都是力图在不违背传统的前提下展新新意,灌注我们的体会与思索。

“或倾心于大,我专注于小,或倾心于多,我专注于少,或倾心于实,我专注于虚,或倾心于满,我专注于

空。舞台时空就好比一杯水,此消彼长,容量只有那么多,我希望这杯水的八成以上,都是表演艺术。比之技术,我选择看重艺术;比之五光十色的高科技,我选择信任与欣赏演员的血肉之躯;比之让人眼前一亮,我更愿选择令人心头一动。”我先生张弘在其编剧、我主演的原创昆曲《官祭》创作谈里写的这段话,也道出了我及工作室整个创作团队的心声。

我们有信心做出这样的选择,亦是因为占了天时地利人和之故。论天时,当下国家对传统戏曲扶持力度之强前所未有,而我呢,也已经退休了,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尝试一些在职时缺乏精力、想不到、做不了的事。论地利,我们身处戏曲大省

江苏,省昆素有良好的传统风格、有老中青优秀演员,代代相承、生生不息,有赖于如此丰厚、从未断裂过的艺术积累,我们才敢于出手捏戏。论人和,不仅演员,包括编剧、音乐、服装、化妆、道具等所有主创,对戏曲尤其昆曲都有较一致的认知,对折子戏之价值都有充分认识,对传统剧目与新创剧目也都能一视同仁,紧密团结、通力合作,不间得失、不计报酬。

石小梅昆曲工作室诞生7年来,所捏之戏、所坚持的省昆风格,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认可。热忱真挚的朋友们以点赞、以关注、以票房、以资金支持着我们,使工作室“春风上巳天”系列演出得以连续6年与大家相约北大、又由北大走向全国、并日渐产生品牌效应。以“春”“风”“上”“巳”“天”为标注、涵盖我主演的《桃花扇》《牡丹亭》《白罗衫》等若干剧目的系列蓝光碟也在陆续制作与发行之中。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信心百倍地走下去,哪怕艰辛、哪怕困苦,也要往前走,不惧无畏、不走回头路。尽微薄之力,为昆曲艺术之传承发展发一点点光、传一点点热、做一点点贡献,这是我们乐意做的。

我们受惠于昆曲,自当反馈昆曲。

艺术·镜头

11月9日,由故宫博物院和北京电视台出品,华传文化传播(天津)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春田影视传媒(天津)有限公司制作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上新了·故宫》开播,掀起又一轮“故宫热”,第一期节目在电视、网络双平台获得了很高关注度。

多年以来,故宫所藏的文物、出品的文创产品等,一直受到大众的关注、青睐。而故宫参与出品文化节目,这还是第一次。《上新了·故宫》总编剧、故宫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用“有趣、新鲜、活泼、时尚”来描绘这档节目。“从某



《上新了·故宫》节目照

《上新了·故宫》开播 以严谨的态度展现神秘的故宫

本报记者 罗 群

某种意义上,《上新了·故宫》意味着故宫的对外宣传展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更全面地向公众开放、与大众交流。”祝勇说。

《上新了·故宫》的核心导演团队主要由“90后”年轻人组成,由演员邓伦、周一围担任常驻嘉宾、新品开发员,每期节目中,他们与明星好友一起跟随故宫专家进宫识宝,探寻故宫的珍贵宝藏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并通过开发创意衍生产品的方式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以年轻人的视角展现故宫的厚重与生机,让故宫活起来,同时也将文化节目与文化产业连通。

众所周知,故宫目前只有一部分区域对外开放,还有一部分“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在《上新了·故宫》中,因影视剧而走红的漱芳斋,乾隆花园里工艺精湛的符望阁、倦勤斋等揭开了神秘面纱,与广大观众见面。在第一期节目中,嘉宾就因倦

勤斋的精致、高贵而叹服,产生了深入了解乾隆皇帝的兴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冷凇认为,乾隆皇帝是观众所熟悉的,但其内心世界、乾隆花园里的精致建筑则是观众比较陌生的,《上新了·故宫》“以熟悉嫁接陌生”的展现方式独具匠心,对故宫独有的历史文物资源进行揭秘性开放,让观众怀着兴趣与疑问,跟随节目的脚步,走向故宫和历史的深处。

《上新了·故宫》对文物、历史资源的展现不是简单介绍,而是采用了动态展示、情景再现等多种方法。据节目总导演毛嘉介绍,节目组以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考证出现在节目中的每一件衣服、每一个道具,力求符合历史真实。比如第一期节目中出现的乾隆常服——红绒结顶的帽子、四开裾的常服袍、挂有荷包配饰的腰带,就是节目组参考了真实的乾隆常服、《乾隆御制

诗》中的画像以及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乾隆御马图》等多种文物、文献资料制作而成的,配饰所用玉器也是真正的玉而非廉价道具。“我们不是在横店拍,而是在故宫拍,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历史,希望观众能够通过节目,以生动的方式获得美感和丰富、准确的历史知识。”毛嘉说。

面对故宫以及其中的珍贵文物,节目组不仅秉持严谨的创作态度,而且深怀敬畏之心,拍摄过程非常小心。“我们的团队做了好几次文物保护的培训,使用的所有器材都经过故宫有关部门、专家的严格审核,设备一律人工搬运,灯架、摄影机脚架等都海绵包裹,确保拍摄过程不触碰更不伤害故宫文物。”毛嘉说。

据了解,《上新了·故宫》共三季,每季10期,第一季从11月9日起,于每周五晚间在北京卫视播出,爱奇艺网络独播。

儿童剧《花果山漫游》带小朋友学规则

本报讯 日前,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由北京桂湘文化艺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作的亲子儿童剧《花果山漫游》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该剧编剧王颢、导演韩清等主创以及制作方有关负责人现场分享了作品的创作历程。

《花果山漫游》讲述了淘气贪玩的小学生孙小圣讨厌拘束,渴望过《西游记》中描绘的花果山那样自由自在的日子。这一天,孙小圣钻进了大衣柜,竟意外来到了花果山,由此展开一段奇幻有趣的冒险。在这段奇幻故事中,该剧将带领家长及小朋友们遍历不一样的花果山,见

识不一样的孙大圣,并让小朋友们通过看这部剧认识到遵守规则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舞台和服装造型既具有东方美学意境又充满童趣,力求让观众身临其境,并在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对学龄前儿童进行通识教育。(王君竹)

“传戏” 整理 创新

三条路弘扬昆曲艺术

本报记者 付 琼

见到石小梅先生的人,不会相信她今年已经69岁了。

11月9日至11日,在北京大学百年周年纪念讲堂,观众不仅能欣赏到石小梅的一众弟子的精彩演出,更能现场一睹这位梅花奖得主的舞台风采。

此次演出是“春风上巳天”品牌第六次走进北大,也是2018江苏文艺名家晋京展演的第一场。全本昆剧《白罗衫》,经典折子戏专场《红楼梦·读曲》《浣纱记·寄子》《长生殿·闻铃》《桃花扇·逢舟》《跃鲤记·芦林》等精彩上演,专家指出《红楼梦·设局》等折子更是在现在的昆曲舞台上难得一见。其中,石小梅亲自献演的折子戏《二胥记·哭秦》,是她近两年同青年编剧罗周等新创作的作品。

3台演出,演绎了石小梅昆曲艺术的积累、传承与发展之路。用石小梅自己的话来说,便是“传戏”“挖掘、整理折子戏”和“创作新戏”。

“传戏”是石小梅的第一要务。

石小梅工小生,1982年拜沈传芷、周传瑛、俞振飞为师,昆剧《白罗衫》是石小梅的代表作。1987年,病中的周传瑛将《白罗衫·看状》一折传授给石小梅。遗憾的是,该戏尚未彩排,周先生已不幸离世。次年,江苏省昆剧院(现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国家一级编剧张弘以《看状》为中心、改编、创作了全本《白罗衫》,由石小梅主演,该剧于当年在南京人民剧场首演。

30年来,如果将《白罗衫》的传承发展列一张年表,到今年,全本《白罗衫》的舞台上已经走出了4名“徐继祖”。石小梅说:“上承教我《看状》一折的周传瑛先生,下传钱振荣、施夏明、周鑫,包括唐晓成、李晓旭在内的我的学生们,共同演绎这样一部戏,

让观众看到我们师徒三代的风貌,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呈现在舞台上的是三代人共同演绎,但它实际上是联系起了四代人的血脉。”

历经30年精心打磨,《白罗衫》在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手上成为经典。该剧聚焦“亲情”与“法理”、“养育恩情”与“血脉亲情”,以“白罗衫”为线索,层层揭开一个时间跨度长达18年的悬案。30年来,在不断的删繁就简中,《白罗衫》留下了一桌二椅的舞台和《井遇》《庵会》《看状》《诰父》4幕结构。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育德评价:“只用了4折戏就把故事完完整整地演出来,既没有肥皮厚肉,也没有多余的舞台背景,却把故事说得生动、动人,可见编剧和演员功力之深。”

“传戏”之外,挖掘、整理折子戏是石小梅工作室近年来一直在积极探索的方向。

“昆曲折子戏在清朝乾隆时期有800多折,到现在只剩下200多折,现在还舞台上演的就更少。是文本的原因,还是行当的缺乏,抑或是社会环境的原因,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探索,是什么在导致着这种‘失去’。”张弘说,只有弄清楚为什么“失去”,才有可能找回和挽救,“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古典文学中,在大量的、浩瀚的昆曲文本中,去发现、挖掘它的价值。”

相对而言,折子戏的情节比较简单,从而给表演留下很大的空间,昆曲完备、纯熟的表演艺术在折子戏中能够得到更精致、更饱满的展呈。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昆曲作曲、国家一级演奏员迟凌云谈到,折子戏的结构是形成昆曲音乐的基石,依字行腔是中国古典音乐的典范。在折子戏中,昆曲音乐的完整性得以更大程度的保留,而通过折子戏的发掘、整理

与编创,包括昆曲作曲这条脉络也能传播得更广。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谭志湘所说:“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和石小梅工作室对折子戏的价值认知和重新挖掘,是具有示范性意义的。”

挖掘、整理传统折子戏,为的是更好地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折子戏是文学、音乐、表演艺术的高度统一,也是三者互相成就的典范。它经历了一代代艺术家的音乐结晶以及受众、历史的选择与淘汰。而当下所进行的折子戏的整理改编与原创,也正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11月11日演出的折子戏《二胥记·哭秦》中,石小梅以大官生的分量、小官生的力度、巾生的飘逸刻画出发背受敌的申包胥特殊的人物气质,家门跨度之大史无前例。张弘说,《二胥记·哭秦》就是石小梅工作室的一次尝试,尝试的是把故事情节推到背景,从而突出刻画人物情感。

“我们可以带着年轻人,进行一些艺术上的探索,哪怕是失败也不要紧。”也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石小梅昆曲工作室与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共同创作了《桃花扇》折子戏系列、《红楼梦》折子戏系列等,广受赞誉。

石小梅昆曲工作室的历史并不长,以舞台表演为本体,其始终继承和彰显着苏昆前辈大师们一以贯之的昆曲内涵及遗韵。“石小梅昆曲工作室的发展昭示了一条道路,就是要传承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优秀历史传统,要珍视昆剧院代代艺术家积淀的艺术财富,要走一条具有昆剧院鲜明的、独特的风格和流派优势的发展道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表示。



11月7日,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出品,广东音乐曲艺团创演的大型情景器乐剧《扬帆大湾梦》在广州大剧院上演。

该剧以器乐表现手法结合广东音乐和广东曲艺的表演形式,融合现代舞台视觉元素,以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贯穿全剧,反映改革开放对广州的深远影响。整部剧没有一句台词,以器乐表现故事情节。

图为《扬帆大湾梦》演出剧照。

许建梅/图
本报驻广东记者
谭志红/文



11月14日,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举办的“顶尖舞者进校园(西安站)”活动在当地启动。

图为11月15日上午,中国歌舞剧院青年演员郝若琦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指导学生舞蹈动作要领。

本报实习记者
张素珍 摄影报道